蜀山劍俠傳/25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二五五回　無意縱兇頑 七寶騰輝穿祕甬　同心求聖籍 一丸神泥鎖玄關

下一回▶

謝、李二人初進來時，因爲沿途禁制無阻，又未見到一個敵人，覺與初料不符，轉覺可疑，加了小心。二人一個法力甚高而天真，一個素來膽大貪功，本都無甚機心，這一臨事謹慎，自然得益。因不知當地禁制已與別洞隔斷，二人正潛蹤行進間，忽覺埋伏已撤，心疑妖屍或其同黨潛伏在易靜被困的鼎室之內，欲取姑與，誘人入阱。二人雖然不怕，但惟恐多生枝節，便把行進改緩，一路在有無相神光掩護之下，靜悄悄往前行去。果然剛把那半截安靜的甬道走完，便聽風雷殷殷，勢甚猛烈。再看前面鼎室，也在五色煙光籠罩之下。

幻波池，英瓊來過兩次，曾與妖屍對敵，看出有人入伏，觸動禁網，方有這種景象，中間偏又隔着一段空的，心中奇怪，大是不解。雖然不怕妖屍，但易靜尚在困中，惟恐驚動仇敵，人救不出，因而僨事，誤了全局。意欲查看明瞭虛實動靜，然後下手，便把腳步停住。遙望室內煙光雜沓，奇霞精芒交相變滅中，忽聽一聲慘叫，聲音馬上低微，彷彿有甚顧忌，強忍痛苦，不敢高聲呼叫。緊跟着，便聽一男子嘶聲低喝：「我已應了賊尼禁咒，法力已盡，萬無生理。你是女身，或者無礙。我們定中了妖屍詭計，雖是自投羅網，咎由自取，此仇不可不報。一落仇手，萬事全休，埋伏一發，她必警覺趕來。日前所說決不可信，也許在暗中看我兄妹慘狀爲樂，你萬不可走進。乘其未來，或是未下手以前，急速逃回島去要緊。」說到末兩句上，話聲已是模糊低微，不能成句。女的卻

無一言回答。

英瓊祇當是衛仙客同黨一流人物，正待掩進前去偷看，猛瞥見一道碧綠光華，長僅三尺，細纔如指，中間裹住一縷黑煙，由風雷繁霞轟騰瀰漫中斜飛出來。一出禁圈，微微將頭一撥，正對洞頂飛撞上去，恰在二人有無相神光圈外飛過，兩下裏相隔僅祇尺許。綠光不知外面隱有敵人，稍飛過來一點，便非撞上不可。初衝出重圍時，似甚喫力，還不怎快。這一撥頭向上，真如閃電一般，神速已極，未容一瞬，便已到頂。綠光前頭似有一粒金紫色的星光，先噴向前，打向頂壁之上，同時聽到叭的一聲極輕微的炸裂之音，可是頂壁依然完整無恙。那碧光意似穿壁而上，一撞未裂，便着了急。始而如凍蠅鑽窗，滿頭亂撞，撞了一陣，連換了七八處地方，俱無效果。忽然停住，盤飛了兩匝，意若有悟，重又掉頭，貼着洞頂，順來路甬道往外飛去，電射流星，晃眼無迹。二人也不知這碧光是甚來路，室中禁遁全被引發，勢甚猛烈。祇奇怪僅限於鼎室以內，與英瓊前兩次所經大不相同。待了一會兒，不見妖屍，也不見有別的妖黨出現。略微盤算，決計深入。神光護體，雖然無害，但卻無法制止裏面已變作了漫無涯際的光霞，急切間，也找不到易靜被困的寶鼎所在。前已有人來此觸伏，一死一逃，如將妖屍驚動趕來，恰好撞上，未免冒失。祇得仔細搜索，查看過去，又尋了一會兒，仍未尋見。英瓊便和謝瓔商量說：「事已至此，已入虎穴，始終未逢一敵。妖屍、毒手全都不見，也許與二姊、癩師姊們動起手來。看此間形勢，好似適纔逃人，將室中禁制隔斷以後，不知又誤中甚麼埋伏，以致一死一逃。記得前次來時，聖姑五行禁制異常神妙，一經引發，埋伏地域便廣大得不可數計，蹄涔化爲滄海，輕塵無異山嶽，妙相無窮，莫可端倪。五行禁制隨時變化，我們祇憑護身神光冥搜潛索，何時尋到寶鼎？依了小妹經歷，聖姑每在暗中顯靈相助，莫如先向聖姑通誠祝告一番。然後施展大姊七寶金幢，將五遁埋伏制住。先尋到寶鼎，救出易師姊，免誤機宜，你看如何？」

謝瓔原以金幢初次施爲，不敢輕用，因和英瓊至好，不肯逆她，又急於救出易靜，祇得應諾。哪知一方是佛門至寶，一方是聖姑妙法，正是各有千秋，均具無上威力，而當地恰又是妖屍禁閉生魂的複室左近。二人來時，所領師長機宜，祇是一個大概。幢頂一粒舍利子已然飛返西方，又失了鎮壓，道力稍差，或是心神稍微疏懈，不僅制馭不住，還易生出他變。二人自不知這些底細，總算謝瓔道力尚高，雖然一樣天真，卻比謝琳心慈謹慎，未即下手，先就運用佛門真傳靜攝心神，並未激發別的亂子。而玉屏上面最厲害的埋伏，已被先二妖人引發，此時便是妖屍親來，也難於收勢復原。如非此寶，便找上幾年，也找不到那寶鼎所在，救人更不用說了。英瓊見謝瓔遲不下手，方覺她過於小心，謝瓔已準備停當，運用佛法，在本身元靈主馭之下，七寶金幢突由身後現出寶相飛將起

來。這時室中五遁一同施威，合運相生，威力極猛。七寶金幢照例是敵勢越強，阻力越大，所生反應威力也是越大。祇見一幢七層七彩，上具七色寶相光霞剛現出來，微一展動，幢上金光彩霞便似狂濤一般，往四外涌射出去。頭層金輪寶相立即轉動，射出一片祥光，約有丈許大小一圈，蓋在二人頭上。祥光照處，瞥見寶鼎就在右側不遠。鼎後玉屏也在五遁煙光環繞之中若隱若現，祇是看不真切。二人一見大喜，乘這五遁威力爲佛光所逼，忙搶過去。剛到鼎旁立定，瞬息之間，那五行禁遁喫佛光一迫，也立生出反應，互相生化。五色光焰挾着大量烈火迅雷，也如狂濤一般，上下四方，八面壓涌，緊逼上來。金幢寶光也增加了無窮威力，往外排蕩開去。一時金戈電閃，巨木如林，水柱撐空，橫雲匝地，烈火赤焰如海，中雜五行神雷，再加上罡風鼓扇，後浪催着前浪，爭先壓來。還未涌到，彼此途中擊撞，又生變化，增加出許多聲勢。這一面的七色光霞再迎將上去一撞，祇見光焰萬丈，芒雨橫飛，金霞異彩，雜沓生滅，千變萬化，耀眼生繙，不可逼視。雙方威力同時繼長增高，有加無已，越往後去，聲勢越發駭人。彷彿地動天驚，全洞壁一齊震撼，大有轉眼即要崩塌之勢。

謝瓔的金幢本能運用自如，祇爲初次出手，便遇到這等兇險猛惡之局，乍上來時還能勉強應付，嗣見形勢越來越猛惡，未免膽怯，略一驚慌，金幢愈發難於制馭。所幸功力甚深，一見不好，立攝心神施展師門嫡傳，方得強行制止。漸漸悟出雙方生克消長之理，試以全力收制金幢威力，使其減縮，僅將寶鼎和二人立處護住，不令再往外衝突排蕩，經此一來，果然好了許多。對方五遁威力雖仍變滅化生不已，卻不似前猛惡，漸成平局，相持不下。本來當初聖姑鼎內遺偈留旨，原定英瓊開鼎，謝瓔施展金幢護法禦敵。英瓊以往曾有經歷，又加近年功力精進，大非昔比，況又有謝瓔一個極有力的幫手和開府時所得法寶、飛劍，下手必定容易，祇要事前不把妖屍驚動，必能成功，卻沒想到這等難法。先見聲勢如此驚人，也由不得心虛膽怯，不敢冒失從事。又見謝瓔神情緊迫，惟恐金幢威力太大，一個制馭不住，有甚閃失。忙把牟尼珠放起，意欲合力鎮壓住五遁禁制，再打開鼎救人主意。哪知時機已熟，那驚心駭目的場面總共不到半盞茶時，便已過去。牟尼珠剛化一團祥光飛起，謝瓔也已悟徹微妙，轉危爲安。二人見狀大喜，更不怠慢，忙照預定，由謝瓔獨當全局，英瓊照着妙一真人仙示，取出開鼎靈符，朝鼎一揚，一片祥光閃過，鼎蓋竟往上昇起。同時鼎內大五行絕滅光線，便似暴雨一般激射出來。

英瓊在紫郢劍光籠罩之下，早有防備，加上七寶金幢護法，光雨一出，便被金幢寶光消滅。可是英瓊劍光近前便喫逼住，也難探頭往內觀察。五行絕滅光線原是四外橫飛亂射，與前無異。及爲金幢所阻，不能旁溢，便直向上衝去，光雨繁密勁急，勢更猛烈。七寶金幢雖能剋制，但要防禦諸般禁遁，又防毀傷寶鼎，不便施爲。晃眼之間，光線上與鼎

蓋相接，連成一體，下面太陰元磁真氣倏地發動，生出絕大吸力。如非先有妙一真人神符妙用，吸力一動，鼎蓋重合，再開艱難已極。尚幸英瓊心靈手快，因鼎開以後，易靜並未乘機飛出，鼎內神光又如此強烈，不得飛往中心探查，疑慮交集之下，見室中禁遁已被金幢抵住，無須牟尼珠相助抵禦，正指珠光飛向鼎的中心，鼎蓋剛被真磁吸緊，易升爲降，珠光上前，恰好齊中心將它托住，祥光照處，光雨立消。鼎口一層最嚴密的封鎖一去，太陰元磁真氣息息相關，互爲生應變化，連同鼎內罡風烈火全部斂去，一齊停止。再定睛往下一看，鼎內情景與昔年初見無異，祇當中蓮萼上趺坐着易靜玄功變化的小人，周身都有寶光環繞着，防護甚密，似在入定之中。雖已被困多日，不特面上神情不現一毫委頓狼狽之狀，光儀反而較前瑩明朗潤。知道果然因禍得福，長了許多功力，心中欣幸。方欲出聲相喚，忽見易靜開目笑道：「玉蓮寶鑰就在蓮房以內，聖姑早有定見。我未便代庖，仍請瓊妹自取吧。」說時聲隨人起，易靜騰光而起，飛將上來。一眼瞥見謝瓔手持七寶金幢，正以全神應付一切禁制，不禁驚喜交集，忙又接口道：「瓊妹，速取寶鑰藏珍。謝家大姊何來佛門至寶？聖姑五遁總圖已蒙見賜，我已深悉妙用。此寶威力至大，不可輕用，請先收起，我好停住這些禁遁，再作詳談。以免五遁止後，收寶稍緩，稍微疏忽，毀損洞壁和原有景物。」謝瓔見她大難初脫，反更精神，也是喜出望外，忙即依言行事。果然易靜略一行法施爲，鼎後玉屏即由焰光霞彩隱現之中突現原形。同時所有五遁禁制忽全數收去，杳無痕影。真個上來那等艱險，容易起來也真容易。

這裏易、謝二人重逢敘闊，話未說上幾句，英瓊手纔伸向鼎內，鼎心玉蓮便自行舒萼盛開。首先觸目的，便是那柄如意形的玉鑰，輕輕一拔，便到了手內。下面蓮房跟着上浮。那蓮房大約一尺多方圓，共有五十個穴巢，內有十多個空着，中藏之物似已被人取走。餘者都是飽滿豐盈，有的精光外映，寶霞流輝；有的異香撲鼻，聞之神旺心清。知道那發異香的毒龍丸，每一蓮巢之內各藏數粒。下餘發光的，全是聖姑當年自煉，小巧精細的法寶。方欲試探開取，哪知玉蓮竟似有甚知覺，不等動手，逐個兒自行開張，迸將起來。英瓊大喜，忙喊：「二位師姊快來，幫同取寶。」謝、易二人聞聲飛過，祇見那先飛的全是大如彈丸，小纔如豆的一些小巧靈奇的法寶，共約十二三件。以下全是毒龍丸。飛昇甚速，祇見奇光星射，芳香流溢，光丸閃閃，飛躍不已。二人到時，英瓊業已到手多半，祇相助取了些毒龍丸。英瓊全數交與易靜，並請謝瓔隨心選取。謝瓔謙謝不取。易靜笑道：「瓊妹無須亟亟。你仍全數保藏，少時事完再議，此均末節。最要緊的，還是開那壁中密徑，好取出聖姑最後祕藏的天書、異寶。」英瓊答說：「癩姑四人已由中洞直入寢宮重地，這裏如此鬧法，妖屍、毒手始終不曾趕來作祟，定與謝家二姊、癩師姊她們相拼。我們仍舊往裏夾攻，豈不是好，何必尋甚密徑？除了妖屍，再覓藏珍、天書，不更省事麼？」易靜道：「瓊妹祇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妖屍復體已久，本來早該離

此他去，祇是爲了天書、藏珍，戀戀不捨。現得毒手爲助，圖謀更急。適纔那等聲勢，妖屍當無不覺之理，竟未趕來作祟，事頗可疑。焉知不是妖屍看出數限將臨，形勢不妙，難於兼顧，捨輕就重？自來先下手爲強。妖屍雖無總圖，畢竟曾得聖姑傳授，在此多年，以我所知，她如冒險入殿攘竊藏珍，並非一定不能。她擅長玄功變化，飄忽若電，多厲害的法寶也難阻止。瓔妹寶幢固能制她，一則此寶威力忒大，不可輕用；二則寢宮內有好幾條通路，妖屍未必不知。妖屍、毒手一見勢急，不是冒險先入寢宮盜寶逃遁，必用魔教中的殺着損壞天書、法寶和寢宮景物、聖姑法體。我雖被困多日，匆匆不及詢問詳情，但瓔、琳二位賢妹既已遠來，自必有了成算。妖屍應在子夜落網，此時也還尚早，明往易生枝節。好在複壁密徑的寶鑰已得，通行非難。如能搶在前面佔了先機，天書、藏珍一得到手，必要拼命搶奪，決不肯捨。」謝、李二人覺着有理，便請易靜主持。

易靜笑道：「天書、藏珍固是妖屍夢想多年至寶，這複壁密徑被人開通，也是她致命一傷。休看適纔五遁施威，那麼猛烈的聲勢，未見趕來，那是她權衡輕重，不暇兼顧；又誤料此鼎非有聖姑靈符，不能開放。如知我已出困，又在開通密徑，事關她生死存亡，必定來拼無疑。此間五遁禁制俱有關聯，我現在此，禁遁被我停止，妖屍斷無不覺之理。尤其開通密徑的門戶，這裏便有兩處，內中也有極強烈的禁制。乍開之時，正反五行互相剋制，聲勢甚大，並有風雷異聲，全洞壁內俱生迴應，妖屍一聽即知。本來無法隱蔽，事有湊巧。當我第二次來時，無意之中走入間壁小室之內，因見那室甚低，石色猶新，裏面還設有法壇，上置妖幡、法物之類，好似妖屍在作移形代禁之法。同時看出許多小甬道，連同這類小室，本是實心洞壁，近年方經妖屍開闢出來，以備妖黨通行之用。地既隱祕，每個出入口均有妖法掩蔽封禁，外人不易得知。跟着，我便困入寢宮外庭，幸蒙李伯父救出險地。第三次重來，也未在意。嗣得總圖，細加搜求，昨日忽然悟出間壁小室右壁角有一凹處，形如一門，與密徑通路相隔祇有二尺。妖屍開此密室甬道，原極費力，又以總圖未得，不知地形，當時祇求大小合用，未往大開。否則四外再多開闢二三尺，便將複壁打通，無須再尋玉鑰和出入門戶，徑由側面攻入，直達宮殿了。那洞壁雖無禁制，石質堅固非常，如用尋常開山之法，仍恐驚動妖屍。我看金幢乃佛門至寶，妙用甚多，能由主人心意運用，無堅不摧，又不起風雷之聲。最好由大妹下手，將那洞壁攻破入內，比較穩妥，祇要把入口一關避過，到了裏面，並用玉鑰通行，就容易隱祕了。」

易靜不知環室一帶禁遁，早被前二妖黨隔斷，祇當適纔五遁、金幢一齊施威，別洞定有反應，妖屍已然警覺，祇爲捨輕就重，暫時未能趕來。謝、李二人匆匆相見，一同忙着下手，不暇詳說前事。恰巧發現隔室洞壁有一處與複壁通路相隔甚近，開通省事，更可

避開正面入口風雷之聲，免被妖屍覺察來擾。說罷前言，便率謝、李二人走往間壁一看，前見法壇已被妖屍移去，不在原地，祇留下一座與寶鼎形式相仿的假鼎。三人俱知這類移形代禁的法物，不經妖法施爲，無關緊要。可是一下手破它，便易將作法人引來，轉生枝節。其實，妖屍邪法甚高，更參以昔年所受聖姑傳授，不似尋常。近日因邪法煉成，除假鼎準備就近破那寶鼎，仍留原地外，法寶已然全部移去。易靜不知鼎中藏有不少生魂凝鍊的陰煞之氣，一到便請謝瓔施爲。謝瓔因見室中空空，祇存一鼎，慧眼細查，不似附有生魂在上。此處不特深居地底，更在極深厚的石洞壁以內，想來金幢的威力不致累及無辜，便將金幢放起，依言行事。妖屍新闢之地，沒有聖姑所設埋伏禁制，四圍禁遁又經敵我雙方先後隔斷制止，去了抵抗力。謝瓔又有第一次的經驗，乍出手時，寶光甚是柔和。謝瓔見這次威力不猛，眼看頭層寶幢上的一面金輪祥輝閃閃，輪光徐轉，正往所指右壁角照去。心正歡喜，猛瞥見第三層上一柄戒刀形的法物忽煥異光，由刀尖上射出一線精芒，白如銀電，強烈耀眼，徑往左裏壁那座假綠玉鼎上射去。佛門至寶施爲之際，動靜強弱，行法人均有感應。謝瓔覺出金幢突發威力，雖不似適纔那等震撼難制，勢也甚猛。知道附近如無敵黨潛伏，也必藏有邪法異寶之類，否則不會有此現象。心中一動，銀色光芒已然射向鼎上。那七層七色寶光先經謝瓔制馭，本未往外開展，光團甚小，這時也一齊煥發精光霞彩，偏向假鼎一面涌去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未容衆人觀察發話，兩下裏已經接觸，銀色精芒疾同電掣，當先射到。一聲大震，假鼎立即炸成粉碎，由鼎中飛起一團黑煙。衆人還未看真，同時又聽到「叭」的一聲極輕微的爆音，黑煙隨同爆散，化爲數十百道碧螢黑氣，發出卿卿慘叫之聲，待往四下飛竄。寶光彩霞也已涌到，好似含有極大吸力，纔一挨近，螢光黑氣便似萬流歸壑，紛紛掉頭投到。跟着一裹一卷，便即掣轉收斂，金幢寶光仍復原狀，並無他異。祇見金光彩霞略微閃變，微聞一串低而且密的慘呼響過，便已消滅，無影無蹤。

易靜道：「妖屍真是狠毒，萬死不足以蔽其罪。我只當此鼎是件尋常禁物，想不到竟將許多道術之士的魂魄煉成陰煞之氣，禁閉在內。固然這些殘魂剩魄十九是她妖黨，不在山中修煉，妄動淫貪，自投死路，咎有應得。但照如此死法，形神兩滅，連一縷殘魂都不能保全，也太慘了。」謝瓔心慈，聞言不禁生了惻隱之心，惟恐前進，再有傷亡。便和易靜商量，金幢祇備應急之用，暫且收起，另施別法開路。易靜笑道：「大妹心太軟了。這複壁密徑，妖屍從未走進，怎會伏有妖黨生魂？這裏有的，已然消滅。祇要把入口打通，上了正路，便不會再遇上這類的事了。萬一別處還有這類事，原屬定數難逃，我們又出於無心，並非過失。並且這等兇魂厲魄，如非罪大惡極，焉能遭此慘禍？勉強保全，不論他轉劫重修，或墮輪迴，結果不是害人，便是害物。就變畜生，也是毒蛇猛獸，擾害生靈。本着除惡務盡之旨，轉不如一體消滅，可省許多的事。誅惡即是爲善，

我們不專搜戮他們已足，何必因此還生顧慮呢？」謝瓔平日飽聞忍大師普度衆生的上乘佛法，認爲凡遇惡人，無不可以度化，祇看自己願力如何。覺着這類旁門修道之士也有上好根器，祇爲夙孽牽纏，誤入歧途，修到今日，煞非容易，形神皆滅受禍太慘，未免可憐。自己道行願力尚淺，不能度化歸善，已是不安，如再任意殺戮，豈不有違平日信念？聞言頗不爲然。但以易靜年長，素所敬愛，人又面軟口嫩，不好意思當面駁她的話，心想：「複壁密徑，妖屍不曾走過，自不會有生魂在內，盡可施展此寶。少時如與妖屍、毒手二孽相對，卻須慎重。不是真個非此不可，以後決不輕用便了。」當時微笑了笑，也未回答。

易靜把總圖、玉鑰俱已拿到手，便無寶幢，也能通行全徑。上了正路之後，更用不着。祇爲匆匆見面，未及談說仙都二女得寶經過，又看出是件生平未見的佛門至寶，猛然觸動多年心願，意欲借以試驗此寶威力妙用，並防驚動妖屍。因此舍卻正面入口，另闢一個門戶。到了裏面，再用此寶把洞途各要口封鎖禁制，試上幾處，以定將來借用之計。哪知此寶和聖姑禁制都具有極大威力，一路斬關入內，不如按圖行法的順理成章，略一施爲，立可制止，省便得多。中間有兩處耽延，到得稍晚，幾誤了大事。二人正談說間，金輪徐轉，寶光照處，那堅逾金玉的右洞壁漸漸消融，也並未見有碎石和裂紋，自然內消。已現出一個丈許大小，與金輪一樣形式的大洞，不僅地位合適，十分美觀，尤妙是四邊棱角，圓平齊整，宛如天成。英瓊道：「這門好像本來就有，還要使它復原麼？」易靜笑道：「我不料此寶如此神妙，不可思議。你看開門之處，石質已然被消化，不見殘礫，形式又好。多此一門與妖屍所開祕室小徑相通也好，就留下它吧。」說時，英瓊性急，見門內有一甬道橫在前面，暗影沉沉，隱隱聞得風雷之聲，欲縱遁光當先飛進。喫易靜一把拉住，說道：「瓊妹不可造次。這條密徑深藏複壁以內，宛如人的臟腑脈絡，上下盤旋，環繞五洞，共長三千七百餘丈。我們所行，雖祇由此往中洞後壁一段，僅佔全程中之一二，但也要升降迴旋，上下好幾次，始能到達。新門正當入口不遠的側壁，此中險陰關口尚多，現爲金幢寶光所逼，又未撞到各層禁制要隘，還覺不出怎樣，祇要深入事就多了。入內的人，休說是個門外漢，便算總圖得到，不能悟徹機密，或是本身功力不濟，到了緊要關心，一個制它不住，便被其反克。內裏這些埋伏禁制，不特比外層還要厲害，並還各具有妙用，隨時分合。一被困住必被聖姑借用此洞原有煉成的地、水、火、風，煉化成了劫灰，萬無脫生之望。你有牟尼珠、紫郢劍二寶護身，又有我和謝家大妹在後接應，固是無害。但是上來便將全體埋伏引發，收拾制止就費事了。」英瓊聞言止步。易靜隨令謝瓔暫收金幢，自己居中，謝、李二人爲左右輔，各縱遁光，一同飛進。入口左轉，上了正路，把遁光放慢，順着途徑，一路留神戒備，緩緩向前飛去。

這複壁密徑，寬窄大小高低均不一律。入口一段，宛如一條極高的夾壁巷，寬僅七尺，因其通體俱在聖姑仙法禁制之下，內裏霧氣濃密，一望沉冥，看不出離頂多高。易靜一心想試驗金幢妙用，又自恃法力和身帶諸寶，未照總圖所示，將沿途禁遁止住。好在入口一關已過，就這樣照直通行過去。初上路時，祇覺出暗影中含有一種奇怪力量，上下前後都有吸力，將人抵住，無論進退，俱有阻滯，比起尋常飛行，迥乎不同。三人功力均深，劍遁又極神妙，倒是阻不住。知是應有現象，也就不去睬它。去不多遠，漸覺身後和上下兩方吸力加重，越往前越厲害。地勢也突易升爲降，驟然下落數十百丈。除兩側加寬外，來去兩途和上空都是一望沉冥，渺無邊際，三人那麼高明的慧目法眼，均看不出一點影迹。風雷之聲反倒渺然無聞。易靜知已入伏，不知何時觸發禁制，生出險阻危害，因須貼地低飛始能循徑前行，不致走迷，囑咐二人小心戒備，貼着原地面緩緩下降。正在留意觀察，並告知謝瓔準備好了七寶金幢，隨時應變。猛瞥見前途暗霧影中，似有豆大一粒火星閃了一閃。忙喝：「二位妹子，小心埋伏！」一言未畢，那前後左右的濃霧，好似一片油海遇火，當時一齊燃燒，化爲無邊火海，火浪千層，爭向着三人涌到。同時上空更飛墮下一座火山，千百片烈焰赤雲當頂壓下。火勢既極狂烈，中間還有不可思議的奇怪吸力，威勢驚人已極。

三人本有準備，見此情形，不約而同各將法寶相繼發出。仗着三人法寶各有妙用，英瓊牟尼珠尤爲神妙，一片祥光，將一行三人罩定。那上方和四處的火浪盡管爭先湧來，到了祥光圈外，全被阻住。赤熛烈焰鬱怒莫伸，自相翻騰排蕩，終是不能近身。三人再往前進，也頗艱難，其勢又不能停留。易靜雖具成算，爲想試驗金幢威力妙用，卻不肯使，祇率李、謝二人同運玄功，由火海中強力衝將過去。那火阻不住敵人，似極震怒，轟的一聲大震過處，火勢忽似狂潮一般捲退下去，隨起了極猛烈的罡風。這風比起謝、李二人先前所遇，又自不同，勢如山海，迎面當頭壓倒，風力之大，從來未遇。三人連施法寶、飛劍，加上謝瓔的有無相神光護身，也僅祇不被衝退，前進卻越發艱難。四外烈火剛剛下去，喫罡風一吹一卷，倏地由分而合，化作碗鉢大小的火球，似雹雨一般，重又夾攻上來。喫寶光、神光一擋，立化作震天價的霹靂，紛紛爆炸。但均聚而不散，每團雷火震過，便化成一片火雲，包在三人護身光圈之外，漸漸越包越厚圍成了一個大火團。那無數的火星，便在裏面自相沖壓排蕩，匯爲繁響。風勢本是越來越猛，三人護身光華喫火雲包設，無異實質，火球一加增，阻力也隨同加大，不特前進越發艱難，身上也似加了極重的壓力，尤其那轟隆的萬雷交鬨，與呼呼的罡飆怒嘯之聲，雖在寶光、神光圍護之下，也震撼得使人難耐。

英瓊首先發急道：「癩師姊姊她們四人尚與二妖孽惡鬥，勝敗難知，全仗師姊的總圖和

謝姊姊的七寶金幢往援。照現在的情勢，何時纔能趕到哩？」謝瓔料定易靜既得總圖，當有破禁通行之法，本不想再取金幢應用。及見前行越難，易靜並未如何施爲，面上神情反似緊張。不知易靜是想乘機觀察金幢威力妙用，看出謝瓔過於慎重，未便相強，故意延宕。同時卻又防到埋伏厲害，萬一難當，暗中早準備好了應變之法，卻不下手施爲。謝瓔及聽英瓊一說，猛想起：「癩姑等一行四人未必能是毒手摩什之敵，況又加上妖屍。對方可以隨意運用原有埋伏禁制，主客異勢，相差太遠。妹子近來雖然勤習絕尊者滅魔寶籙，降魔法力大爲增高，也因習了寶籙，把佛門上乘功課耽誤，功力欠純。別的功課不說，祇那有無相神光，便不如自己。固然妖屍數盡今夜，該當伏誅，去的人卻難保其不爲二妖孽邪法所傷。萬一有甚閃失，豈不冤枉？看此情勢，風火神雷異常猛烈，易師姊大約祇知途徑，破法尚難。好在密徑中絕無生魂潛伏，與其掙扎強行，何如施展金幢開路，早與癩姑等四人會合？非但易於成功，至少免去顧慮，有勝無敗。」

金幢乃佛門至寶，靈妙無窮。遇敵之時，除非對方也是行家，法力又極高強，祇要情勢真個危急，不必主人運用，便會自行飛起，發揮威力妙用，平日更隨主人心意進止。如非三人護身法寶靈異，風火不侵，早已自行飛起。這時風雷震撼已久，又被火雲一迫，聲勢越猛。再待一會兒，便主人心念不動，也是不甘退守，本在躍躍欲試之際。謝瓔既念同胞，復慮良友，心裏着急，念頭一動，立即激發。也沒等主人行法運用，便由身後現形飛起，又照例是以強應強，一出便具極大威勢。祇見一幢七色的金光霞彩，突由三人光圍中升起七層法物，一齊轉動，同射出一色精芒。四邊更有一圈繁霞彩焰，一齊往外涌射出去，緊壓光圍外面的火雲，好似狂風之掃浮雲，立被衝散，盪將開去。跟着寶光大盛，四外火球祇要挨近，便即震裂，化爲縷縷殘焰而散。罡風雖仍強烈，狂吹不已，可是一與光霞相接，便向兩邊分散開去，阻力銳減，後面吸力也自消滅。三人身上立輕，行動自如。易靜暗中留意，見狀大喜。因知聖姑禁法變化無窮，生生不已，暫時雖爲金幢所破，必有餘波，且更猛烈。兩敗固是不妙，如將密徑埋伏破去，再重設施便難。好在此寶妙用已見一斑，此處已無庸再試。便乘罡風未變化之際，暗中行法，手掐禁訣一指，口喝：「風火已退，大妹請將法寶收起，到了前面關口再用吧。」話未說完，風勢忽止，金幢寶光也自減縮十之八九。易靜見狀，心中越發驚讚。

謝瓔因金幢未聽指揮自行飛起，出於意外，勢又絕猛。喫驚之下，惟恐和先前救人時一樣，制它不住，全副心神貫注其上，並未看出風退是由於易靜照圖所得暗中制止，依言收了金幢，二次同進。這一帶風雷之禁一被止住，前行便無甚大險。祇是徑路盤紆曲折，高下回旋，歧路交錯，每條路口均有門戶關閉。經易靜用蓮花玉鑰一指，立即開放。這纔看清此中門徑重沓，如此繁複，謝、李二人好生驚奇不置。易靜笑道：「這只是按照

九宮八卦、五星躔度，就着原有風、雷、水、火地利設施祭鍊而成。各小門戶上禁制埋伏，多屬風雷五遁，有此玉鑰即可開通，還不甚難，倒是前面有兩層通往中洞的門戶，因與聖姑坐關的五行殿中樞要地相連，禁閉嚴緊，堅固已極，開通實是艱難，恐還要借重大妹七寶金幢一用呢。」謝瓔含笑應了。

易靜用功最勤，又精細，早把總圖上所指途徑門戶參悟極熟。除卻開頭一段，以後三人便並肩飛行，至多遇到各路交錯之處，略微辨認宮位躔度，即行通過。一路之上無多停頓，不消多時，便把東洞密徑繞飛完畢，走入中洞主宮地界。這一帶甬路本是又高又窄，三人正在一路辨認途向，往前飛駛，忽然接連兩個轉折過去，地勢突往上高起了數十丈。剛由斜坡轉入平路，眼前忽有一片黃光阻路。定睛一看，原來那甬道已變作了圓形，祇有丈許方圓，宛如一條長蛇，一路蜿蜒而來。圓洞盡頭有一片同樣大小的黃光將路阻住，光景沉靜晦暗，色彩並不鮮明，慧目注視，也看不出那光有多厚多深。易靜知是全程最厲害的戊土重關，那黃光乃聖姑昔年神泥所煉，比起前後洞的戊土禁遁厲害十倍。自己雖已深悉微妙，也須費盡心力始能解破飛渡，收它仍難。此是聖姑所煉五行法寶之一，雖極神妙厲害，與所施禁遁不同，如能用法寶、法力將它制止，便可收爲己有，不生反應。如借七寶金幢之力收下，不特省卻許多心力，異日脫難復仇，且有大用，便止住謝、李二人，暫停前進，笑道：「此是聖姑一丸神泥，用來封閉這主宮入口要道，破解煞是費事，並且各洞通往主宮的密徑，共是四門，均有此寶封閉。如不收去一處，移居以後，一旦有事，密徑形同虛設，便自己人也不能往來自如，豈非缺點？祇有煩勞大妹，用佛門至寶一試。」

謝瓔本料這是易靜適纔所說嚴關，又一聽說關係日後，如此重要，愈發欣然從事，口中應諾，便要將金幢放起。英瓊攔道：「大姊且慢。下山時掌教師尊所賜諸寶，土、木兩宮均有剋制。這黃光看去暗沉沉的，好似無甚出奇，易師姊說得那等厲害，自無虛言。我們各人俱有幾件法寶，何不試它一下，到底有多大威力？也可見識見識。」易靜道：「此寶委實靈異，本來瓊妹不說，也應先行激發它的妙用，纔可收取。否則金幢寶光一照，難保不將它逼逃，去與別門相合，又多生枝節了。」謝瓔的金幢本已隨着心念現形，因黃光靜沉沉地擋在前面，並未引發施威，立處相隔又遠，寶光尚未照將過去，與其接觸。聞言便運玄功制住金幢，不曾先發，又往後退數丈。英瓊便要動手，易靜忙道：「瓊妹留意。你那乙木之寶，祇能剋制前洞戊土禁遁。五行法物俱能合運逆行，已是難極。此寶是千萬年混元一氣神泥凝鍊之寶，決制不住。轉不如那牟尼珠，還可保得有利無害。如欲引它發難，可先將珠光護身，再發一神雷，便可見出端倪。你那乙木之寶也非尋常，日後還有大用，萬一毀損，豈不可惜？」此時英瓊功力大增，已不似先前那等輕率，忙

即應聲住手，依言行事。先將珠光放出籠罩全身，然後揚手一太乙神雷，照準黃光打去。英瓊本來深知聖姑法力高強，法寶神妙，祇爲一時好奇，並非不信易靜之言，不過有了以前兩次經歷，心較拿穩。初意以爲發難情景和戊土禁遁相似，不過威力加強，比較厲害而已。哪知神雷發出，眼看一團雷火金光打向黃光之中，照例應該一聲震天價的霹靂過處，雷火橫飛，星光四射。對面無論煙光雲霧，縱不一擊即滅，至少也必擊散好些，或是衝開一個大洞。哪怕對方勢強，隨滅隨生，分而又合，斷無不動之理。這次卻是不然，兩下裏纔一接觸，黃光立起變化，祇見雲光亂旋，突突飛涌中，直似一張冒有濃密煙光的大口張在前面，神雷直投其中，無異石沉大海，渺無蹤跡。金光雷火一閃後，即行沉沒，更聽不到半點聲息。緊跟着形勢卻嚴重起來。

原來這些途徑多是天造地設，原石生成。中經聖姑多年苦心佈置設施開闢，參合陰陽五行、九宮八卦諸天星躔之妙，加上諸般禁制埋伏，本就具有極大威力，外人休想擅入一步。後來聖姑皈依佛門，發下宏大願力，欲坐死關。彼時上乘佛法尚未參透，本身法力卻高得出奇。知道多生修積，數百年苦煉之功，及身受百年諸魔之擾，成敗存亡，在此一舉。因此事前十分慎重，盡管苦心推詳，洞悉前因後果，與未來種種，仍存戒心。爲防萬一，又把通往中央主宮坐關之處密徑四道重要門戶用所煉先天神泥封鎖。所有途徑多是石質，獨這近門四條蜿蜒如蛇的圓形甬道，通體俱是神泥所化，比起紫雲宮的神沙祕甬還要神妙厲害得多。來人一進甬道，便已入伏，前進觸犯黃光固無生路，後退也難於倖免。易靜雖然悟出總圖微妙，獨此一處尚未深悉，快到盡頭，纔知此是神泥所化。總算破解通行之法已得，到了急時省悟，尚來得及，不致遇困被阻，仍能過此難關罷了。易靜適說神泥靈異，防其遁脫，並非不對，但是應在未入圓徑以前施爲。此時人已深入，神泥固不能變化飛遁，人也白受一場虛驚。

英瓊一見雷火無聲，情知厲害，不禁驚異。猛瞥見全甬道上下四外前後一齊震撼，發出與前面同樣暗黃色的雲光，宛如天崩地陷。身子立在虛空之中，上下四外漫無底止，晃眼全身俱被雲光包沒。同時覺出壓力之大，從來未有，如非寶珠祥光籠護，萬難禁受。就這樣，心神稍疏懈，珠光便有被迫之勢。再看易、謝二人，已無蹤影，不禁大驚。忙把紫郢劍連同身帶諸寶取了兩件，放出一試。除紫郢劍還能穿行光雲之中，但已進退喫力，不能任意飛騰外，下餘諸寶，剛出珠光圈外，便被黃雲裹住，如非見機急收，幾被捲裹了去。經此一來，身外黃雲又生變化，倏地由虛變實。始而化作豆大的金星，暴雨點一般，從四方八面一齊打到。喫珠光一擋，忽又伸長，化爲千百萬根尺許長的光鑽，前頭噴射猛火烈焰，一窩蜂似攢射過來，密集於光圈之外不退，越來越密。雖有珠光擋住，不得近身，衝擊之勢也是猛而無聲，不知怎的，兀自令人心情煩熱難耐。火雲漸漸

融成一片，看去與前又異，彷彿其色昏黃，暗光閃閃，也辨不出是光是火。乍上來，英瓊還能移動，及至雲光三變之後，四外全被阻滯，寸步不能進退。正覺心情怎會如此煩熱？猛想起：「牟尼珠光環護之下，萬邪不侵，不應有此現象，定是神泥作怪無疑。易、謝二人斷無失陷之理，必在一旁行法破解。我獨失措，豈不難堪？終歸無害，理它則甚？」當時靈機一動，忙即澄神定慮，將法寶、飛劍全數收起，一意默運玄功，主持牟尼珠光，一任身外雲光變化，視如無睹。

英瓊意念一定，方覺心神安靜，不再煩熱。忽聽易靜在身側不遠笑道：「好了！好了！」聲纔入耳，猛瞥見金霞亂閃，四外雲光如潮，齊往身側易靜發話之處涌去。定睛一看，謝瓔手指七寶金幢，與易靜並肩而立，似由先退之處剛剛飛到。金幢凌空矗立，高約兩丈，七層法物齊煥光霞，彩氣蓬勃。頭層上面的金輪徐徐轉動，由邊沿上射出一圈金霞，廣約畝許，宛如華蓋撐空，寶相輝煌，奇麗無儔。先前所見黃光雲光，已化作黃塵暗霧，疾如奔馬，正往金幢之下涌去。喫光霞連捲幾捲，轉瞬消滅。適纔所經圓形甬道也已不見。方覺地形不對，好似換了一個所在，隨見謝瓔手揚訣印一指，金幢不見，手上托着一粒寸許大的黃色晶丸，遞與易靜。再看立處，乃是一座圓頂形的宮門外面，門作青色，緊閉未開。門外地勢高起，上有鐘乳四垂，宛如天花寶蓋，瓔珞垂珠，光怪陸離，幻彩流輝。下有數十處大小噴泉，雪灑珠飛，聲若鳴玉。通體石色，宛如翠玉，精瑩朗潤，淨如晶冰，景絕清奇。

英瓊正驚顧間，易靜已和謝瓔走近，笑道：「瓊妹近來功力精進。此係聖姑神泥，好不厲害，連這一段圓徑也是神泥所化，我連日細參總圖，竟未看出。如非事前有了準備，說不定還要喫它點虧呢。此寶不特生生無盡，威力至大，並還能搖惑人的心神，使其入魔。敵人到此，祇要爲其幻相所迷，便即喪失神智，不能自拔，任有多神奇的法寶，也無用處。適纔瓊妹激發它的威力，身入伏中，七寶金幢正在發動，我又略知解法，結局雖不至於受害，但喫點小虧，當所難免，你居然能在緊要關頭，鎮攝心神，毫未受其潛力侵襲。修道年淺，有此功力，足見夙根深厚，心性靈悟，與衆不同。現在神泥已蒙大妹相助收下，有此一丸到手，事完再收其餘三門便甚容易。日後稍微重煉，即可全部應用。現往寢宮還有兩處關口，內祇一處尚須借用金幢，餘均不難，且先開了此門再說。」

那門看去本是一片整玉，僅具門形，當中有一圓圈。易靜略一端詳，隨和英瓊一同走近，仍照前法施爲，手掐訣印，畫了一道符。英瓊便持玉鑰往圓圈中點去，一片風雷之聲過處，玉門立向兩邊開放，現出一條黃玉甬道。三人飛身同入，易靜重又行法將門閉好，再同前行。又斜行向上走了一段，方入平路，以後甬道大小便都一樣。走到盡頭，又有

一門阻路，門作金色，中有五行符籙。易靜便令謝、李二人止住，笑向謝瓔道：「門內便是聖姑藏珍之所，我本來可以按照總圖如法制止。一則匆匆參悟，疑有未盡，恐和適纔神泥甬道一樣，萬一有甚失措，關係非小；二則此門禁制，五道俱全，一時同發，威力聲勢太大，惟恐打草驚蛇，別生枝節。如果不等施威，便用金幢將五遁制住，我再行法一收，就省事多了。」謝瓔知道此舉非同應敵，對方又非邪法，上來須以全副精神駕馭金幢，猛然上前佔其先機，將它鎮住，方能濟事。口中應諾，隨施佛法，運用玄功，將金幢準備停當。行抵門前兩丈遠近，突將金幢放起，將七層寶光齊指門上，正射一面。兩下裏纔一接觸，門上立即彩光電旋，水、火、風、雷之聲同時怒發，聲雖不洪，看去猛惡已極。眼看要生鉅變，往大處展開，無如發動在後，未及發威，已被金幢寶光籠罩，落了下風。易靜見狀，自是欣喜，忙再行法一收。一聲輕雷，五遁光華全都斂去。謝瓔也將金幢收起。仍是英瓊用玉鑰將門點開進去。

內裏乃是一間大約半畝的玉室，室中心橫着一條青玉案，天書、藏珍俱在其中，有的奇寶騰輝，精芒奪目；有的奇書鳥篆，形制古異。五光十色，觀之目眩。三人仔細一看，那天書祇存下半部，上附一小柬。大意說：此書連同上官紅所得均是副冊，尚有正籍藏在靈寢殿臺之下。本是天府祕笈，全書均是天書奇字，非尋常修道人所能領解。副冊乃聖姑手錄，祇有全書十之七八，未得全釋，便即皈依佛法。除了妖屍之後，可用副冊中附藏的靈符將書取出。但是峨眉掌教正在閉關期內，此外能識此書的人甚少，又不應與外人觀看。此時尚不能習，可將它藏入五行殿舊日藏珍祕室之中。原有禁制，必須如法復原，四門神泥封閉尤不可少，以防外邪盜取。妖屍在上官紅手內搶去的上半部副冊，現被妖屍藏入北洞上層石壁深處，外有禁法封鎖。今夜妖屍變生倉猝，無暇及此，尚存其內，不曾取走，事後往尋，極易尋出。到手勤習之後，可即行法，兼用神火化去，不可遺留。正籍天書，到時自有天仙一類人物前來指點，並代聖姑將書送還天府。由此室中通行出去，共有兩層甬路。在下一層，乃聖姑坐死關的所在，已用法力、法寶將其堵塞填實，堅逾百鍊之鋼，僅留盡頭容身之地。前壁也由法力封禁，時機不到，誰也難開，切忌妄動。可由上層甬路開通出去，外面便是聖姑停法體的五行殿靈寢。三人看完柬帖，先向聖姑分別禮拜通誠，再行查點。除天書外，藏珍共是大小二十三件。內有幾件俱是前古奇珍，仙府異寶，妙用靈異。比頭次幻波池連同今番鼎中所得諸寶，更關緊要。不過多半威力甚大，非經自身重煉，不能輕易使用而已。三人見大功告成十之八九，祇等誅戮妖屍，便即圓滿，好生歡喜。

英瓊終惦着癩姑等一行四人，催着易靜將天書、藏珍收入法寶囊內，重又上路。前面室門，因由內開，收法容易，易靜如法略一施爲，便將禁法止住，開門出去，果然前面現

出一上一下兩層甬路。下層齊入口處填死，祇剩一條斜行向上的途徑。如非看過柬帖，認得封洞神泥，極易混過，並看不出下層還有一條入口。遙望前面雲光滾滾，變滅不停，與前面所走甬道大不相同。易靜知道這一段沿途阻礙埋伏尚有好多變化，好在快到地頭，自己足能應付，並須留爲後用。

金幢妙用已然試過，便不再令謝瓔出手。由英瓊手中要過玉鑰，獨自當先，手掐靈訣，如法施爲，往前飛將過去。那些雲煙光霞，本是聖姑所煉五行真氣，與五遁禁制又自不同，如放金幢，難免消損。三人祇將它分開，由內中穿將過去。一路雲光分合起伏，風雷殷殷，不消片刻，路將走完，相隔前面寢宮殿壁約有一二十丈。易靜惟恐驟然出去，與妖屍相遇，或是將她驚走。意欲誘敵，不等到達，先就行法開通出口。哪知出口正在玉榻前面，金屏之上，妖屍、毒手已同入伏被困，由壁中密徑往外走的人卻看不見。祇見癩姑等四人帶了一個修道人的元嬰，被困在火宮法物神燈焰內。未出以前，又隱聞壁外五行合運，繁響洪大之聲。廣殿空空，妖屍、妖黨一個不在。知道五行禁遁一經陷入，瞬息萬變，多高法力也難保其不受傷害，救援愈早愈好，分晷不能延誤。一時情急，人還未及飛出，先將全殿禁遁止住。也是毒手摩什數限未終，纔有此無心之失；否則二妖孽已同陷入金屏禁遁之中，衆人合力，加上李寧，不必仙都二女去借心燈，已可使其伏誅了。

衆人正在互談前事，忽聽李寧在光圍中傳聲說道：「妖屍已困入旃檀佛火之中，元氣虧耗已甚。雖然消滅須時，但她智窮力竭，祇等孽報受完，形神消滅，更無伎倆可施。先前爲防萬一，借用爾等法寶，此時已用不着。除留寶珠護法之外，下餘諸寶，爾等可各收去。仙府新得，雖是舊遊之地，爾等尚未全部親歷。易賢侄女可領他們遊行全洞，將外層禁遁先行恢復，並將通行符訣一體傳授，以備隨時出入，不致受阻。此事也非一時能了，事完回到此地，妖屍也被佛火煉得差不多了。殘魂一旦煉化，我便離此而去。不久仙都二女在大咎山絕頂，用心燈化煉毒手摩什，固不一定需助，你們情誼上卻不能恝置旁觀，理應前往助威，但是敵人必在此時來犯，由此生出許多事故。屆時輕雲、燕兒已各起身，爾等爲首三人均往大咎山助陣，幻波池祇衆弟子留守，本非來敵對手，全仗原有禁遁埋伏抵禦。所幸天書法物，連同藏珍、神泥均已到手，不特可以隨心運用，比起妖屍在日，威力還要大得多。再把靈泉水道和幾處密徑加緊封閉，先來諸敵決難擅入一步。不過沙紅燕、辛凌霄等，均曾來過三數次，好些要道密徑以及出入之法，頗有曉悟。爾等雖得總圖、天書，但初來主持，畢竟還生，此中門徑重複，變化甚多，匆匆佈置，難保不有疏失之處。可乘我在此數日耽延，從速設施完畢，以便我臨走之前，仔細推算一遍，看看有無漏洞。同時再將正籍天書取出，收入昔日藏珍之處。我走之後，再

將後洞內層禁制，把五行法物加上一層掩蔽，不來敵看出。這等嚴密佈置，即使敵人能夠偷偷混入，也多是自投羅網，寸步難行，再想暗算你們，更是萬難了。」

易靜欣然領命，率衆辭出。祇英瓊孺慕情殷，知道父親別遠會稀，難得相見，好容易爲煉妖屍暫留數日，如何肯捨離去，力說：「以後長居此間，暇中盡可遍歷全洞，無須忙此一時。不比周師姊與燕弟長行在即，不知何日重來，欲多經歷，併爲異日再來出入方便，自然應該同行。至於重施禁遁埋伏，有易師姊主持已足，何況自己尚未通曉，隨去無用。通行符偈和運用制止之法，學它又非難事，等爹爹走後，再向二位師姊請教，也是一樣。」堅持不肯同行。

易靜、癩姑知她孝思純篤，就不再相強。李寧見愛女仍是這等依戀，等衆人走後，笑道：「我兒天性固是可佳，但也忒癡了些。你甚麼都好，祇惜殺氣太重，將來不免因此多受險難。定數難移，我此時告誡原無用處。不過，人定未始不能勝天，你又孝順，或能少爲補救，也未可知。你本應劫運而生，難於相強，以後再如臨敵，祇謹記父言，得放手便放手，無須趕盡殺絕。像日前在北洞靈泉池畔冒失殺人的事，不可多犯，就少去好些強敵糾纏了。」英瓊敬謹領命，守侍在老父旁邊。

細看妖屍，被困佛火焰光之中，神情萬分慘厲，已不再似先前那等兇野。又見父親雙目仍自垂簾，說話均用傳聲，好似仍以全力施展佛法，不曾絲毫鬆懈，忍不住問道：「爹爹不說妖屍伎倆已窮，祇等孽滿消滅麼？女兒也看出她元神受創甚重，掙扎皆難，怎還值這等重視呢？」

李寧仍以傳聲答道：「你休小看這妖孽。此時她雖元神重創，神情狼狽，實則她那妖法神通尚在，元神未被煉滅以前，仍能變化飛遁。她在旃檀佛火包圍之中，一開始還連施邪法，祇是欲逃未得。自知孽重限終，無由倖免，強行掙扎，平日多受罪孽，向我求告又必無效，方始停了蠢動。本是力竭術窮，再加上幾分做作，妄圖釜底抽薪，以退爲進，故示不能支持，以懈怠我的心神。暗中卻以全力運用玄功，蓄好勢子，以爲制她的佛門至寶已被仙都姊妹帶走，少了一個致命的剋星。祇要稍微疏忽，便乘隙暴起，全身而逃更好，不能，也可施展分化元神之法，保得一半殘魂剩魄，逃往大咎山去，再打主意。哪知惡貫滿盈，任用心機，皆是徒勞。休說詭計瞞我不了，即或我一時不察爲其所愚，這大小旃檀佛法妙用無窮，一被佛火罩住，除我饒她，任逃出多遠也無效用。行法人正以本身元靈運用，我又急於回見師祖覆命，一直未肯疏懈，並借牟尼珠助長佛火威力。你此時看她狼狽，還有一半是裝出來的。再有一二日，元神真氣耗損大半，那由元氣凝

鍊的形體逐漸被佛火煉化，重返妖魂，跟着再遭煉魂孽報，那情景纔叫慘厲呢。」

妖屍因身陷佛火焰中，一味瑟縮戰慄，本已不再暴跳怒罵。李寧父女這一問答，似知妄想已絕，始而厲嘯連連，又強衝突了兩次，佛火立即隨着加盛。妖屍難於禁受，重又強行斂迹，不再發聲。靜止了不多一會兒，忽又哀聲求告起來。大意是說：自知罪深孽重，萬死不足蔽辜。但是佛門廣大，善惡兼收。自己屢世修爲，能到今日，也非容易。現在惡滿數盡，並不敢妄希寬赦，祇求老禪師、仙姑大發慈悲，深恩輕罰，略留一縷殘魂，使得墮入普生道中，暫留螻蟻之命，即是天高地厚之恩，百世難忘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文分解。